

# 东瓯王子晋神仙信仰初探

## ——兼谈白鹤大帝信仰

许尚枢

(天台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浙江天台 317200)

内容提要:王乔传说最早出现在南方,在被河洛王子晋传说取代多年以后,复归于越地,天台山遂为王子晋信仰的发祥地,并与台州白鹤大帝信仰融合为“鹤仙信仰”,广泛流传于东瓯地区,衍化为多种信仰民俗,远及日本。

关键词:东瓯 王子晋 白鹤 民俗信仰 融合

中图分类号:K295.55

文献标识码:A

### 一 东瓯是王子晋信仰的主要发祥地

浙东尤其是台州、温州、丽水三地区夙为东瓯故地,王子晋神仙信仰历史积淀丰厚,并与白鹤大帝信仰相融合,表现形式多样、影响深远。

王子晋,又称王乔,是道教崇奉的神仙。唐杜光庭《王氏神仙传》称:“王乔有三人:有王子晋王乔,有叶县令王乔,有食肉芝王乔,皆神仙,同姓名。”其实还有越人王乔,亦即见诸文字的,至少有四位王乔。其共同点是都有神术。王乔传说最早出现在南方。屈原在《远游》诗中写道: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 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文中王乔为越人,是一位擅长吐纳、导引、行气的养生家。后世道书中所载《王子乔八神导引法》、《王子乔变白增年方》、《王子乔导引法》、《王子乔胎息法》诸法<sup>[1]</sup>,约略可见其影响。清王夫之注称:“见王子,谓服王乔之教也。”在四位王乔中,由于王子晋名头最大,取越人王乔而代之,于是后世一般人就只知道周代的王乔了。

周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年在位)有38子,长子以封邑乔(今河南武陟一带)为字,立为太子,故人称王子晋或王乔。从《国语·周语下》“太子晋

谏灵王壅谷水”看,他是一位贤明的储君。当灵王怕谷河泛滥而决计堵塞它时,王乔却以历史上的正反实例,提出了聚土、疏川、障泽、陂塘等建议,力谏其不可,体现了根据实际情况决策的务实精神。他认为壅堵之法,“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类之民训,则非仁也;方之时动,则非顺也。”把是否搞好政治作为国家兴亡的唯一标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保民”原则和“民本”思想。循着这种清醒和理性的态度继进,就可能发展为对神权理论的否定了。当时的宗教蒙昧主义与此不可同日而语<sup>[2]</sup>。

可是到了汉代,刘向《列仙传》卷四中的王子晋竟成为地道的神仙: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妙哉王子,神游气爽。笙歌伊洛,拟音凤响。浮丘感应,接手俱上。挥策青崖,假翰独往。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杰出人物往往有意无意地加以美化神化。先秦古籍《逸周书》记载了王子晋请善于预测的师旷推算自己的寿元,得到的回答是:根据你的声音和脸色来看,已经不长了。王子晋

收稿日期 2009-08-25

作者简介 许尚枢(1940~),男,浙江省天台县社科联副主席、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地域文化。

说：“是的，我将在三年后离开人世。这是不可泄露的天机。”《楚辞·天问》则有“白晁婴横，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天式纵横，阳离爱死。大鸟何鸣，夫焉伤其体？”东汉王逸注称：太子晋曾化为白虹，持药予崔文子。文子惊怪，引击之。俯而视之，则为太子晋之尸。乃取其尸覆于筐内，尸顷刻化为大鸟飞去。这则神话曲折地反映了民众思念太子晋、希望他不朽的愿望，也说明至少在汉代有关王子晋成仙的传说已经流传开来。《淮南子·泰族》将越人王乔与赤松子均列为善于养生的神仙。一旦为王子晋所取代，越人王乔遂隐<sup>[3]</sup>。后世将大鸟具体化为白鹤。三国魏王粲作有《白鹤赋》以颂之：

白翎主稟灵龟之修龄，资仪凤之纯精。  
接王乔于暘谷，驾赤松于扶桑。餐灵岳之琼蕊，吸云表之露浆。

将白鹤与王子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吴葛玄则于赤乌二年(239年)建王乔仙坛于天台桐柏山玉泉峰，又名妙乐院、鸣鹤观，有上真亭、太子庵、吹笙台<sup>[4]</sup>等建筑。其后陶弘景在《真诰》中称王乔为“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晨”，位列二十三位真人之五。南朝江淹《王子乔赞》中也有“子乔好轻举”、“控鹤上窈窕”之句。

于是由开始时指嵩山为“灵岳”，转而指“台岳”——天台山。晋华侨《周紫阳传》称这位汉代仙道“登桐柏山，遇王乔，受《素奏丹符》”。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亦称：“王乔控鹤以冲天。”

可见至迟在三国，王乔就已经成为天台山道教的仙真、民众钦敬的山神。唐代，武则天撰《升仙太子碑》，亦有“效灵官于桐柏，九丹可挹”之句。五代时，王乔被敕封为右弼真人。宋政和三年(1113年)加封玄应真人，掌吴越水火。而元代赵道一在他编修的《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中，为王乔写了一篇完整的神仙传记：

王君名晋，字子乔，亦名乔，字子晋。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生而神异，幼而好道，虽燕居宫掖，往往不食。端默之际，累有神仙降之，虽左右之人不知也。常吹笙作鸾凤之音，声贯行云，响满宫掖，白鸾朱凤延颈鼓翼，集而听之，奇禽异兽率舞庭砌，以为常也。

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录神之法。是时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太子晋累谏不听，以其忤旨，遂退居别馆，戒斋思道。浮丘公密降其

室，赐以灵药，接以登高山。

后数年，友人林良遇子晋于缙山之上，谓良曰：“七月七日，我当升天，可与故人会别也。”至是日，良与故人群官登山，见子良弃所乘马于涧下，饮龄齿十乞如初。子晋乘白鹤挥手谢时人，升天而去。远近观之，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也！”因以为王氏。是时群官拜别，回拜所乘马焉，亦飞空而去。今有拜马涧在焉。

子晋升天为右弼，主领五岳，司侍帝晨，号桐柏真人，理金庭洞天……<sup>[5]</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浮丘公已经明确为天台山的神仙。这样，本来是越人的王子晋，在被中原的王子晋取代隐去八百年后，又回到了越地，仍然成为南方的神灵，进而成为天台山的主神。

天台成为王子晋信仰的发祥地，并非偶然。天台山脉横亘浙东，入海为舟山群岛，其名始见于《内经·山记》；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大荒南经》亦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自古以来，这里盛传黄帝“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商末伯夷叔齐以九天仆射掌治桐柏、汉三茅真君来往于赤城与茅山之间和汉刘晨阮肇入山遇仙等神话传说。

陈隋之际，相传智者大师接受王子晋皈依，授予五戒，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护法神。此后“天台山僧坊道观，皆塑右弼形象，荐以香果”。人们遇有各种难事，也经常求助于这位“山王土地”。僧传史志多载其事，如：

僧厨阙用水槽栈，而山上有赤树中为材，来白(从)礼。礼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庀(聚)徒具器以伺之。”无何，大风卒起，仆曳其树，取用足矣。<sup>[6]</sup>

并说：“其阴翊显佑神妙不测，则无处而不显，无时而不在。又不啻如此。故台山僧寺凡为民间侵渔者而山神辄能致祸，台民以此为戒而卒不敢妄为。”<sup>[7]</sup>国清寺自隋代以来，在道士装束的伽蓝殿内外，善男信女席地宿殿祈梦求签者，更是人满为患。

旧时王子晋几乎成为全面影响社会生活、无所不能之神祇。可以说，此时的王子晋，早已由神仙和养生家衍化为道释儒文化交相融合的崇拜偶像。

## 二 王子晋神仙信仰与鹤神信仰交相融合

吹笙(箫)引凤，驾鹤升空，是王子晋神话传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笙(箫)鹤由此成为王子晋神仙信仰的标志。以此为中介，王子晋神仙信仰与白鹤

大帝鹤神信仰互相融合。

这位白鹤大帝就是东汉赵炳。他是东阳(婺州)人,字公阿,与徐登谊在师友之间,故附传于《后汉书·方术·徐登传》之内:“徐登者,闽中人。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徐登七兄妹曾学道于道家第七福地福建永泰高盖山飞仙台。晋葛洪《抱朴子》称其“以气禁人,禁虎,虎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以大钉钉柱,入尺许,以气吹之,钉即跃出,射去如弩箭之发”。《异苑》亦称其“以盆盛水,吹气作禁,鱼龙立见”。赵炳则“能为越方”,善禁咒。当时正遭受兵乱,疾疫大起。二人在义乌相遇,“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萸”。以徐登年长,赵炳即拜他为师。二人立下各以其术为民疗疾的誓愿,他们用简单的禁术治愈了很多人的病。郡西有白鹤山,因相传徐登在此山成道,控鹤腾空而去而得名。山上还有挂鹤泉、挂鹤岭。徐登死后,赵炳东入临海章安(今属台州椒江区)。相传他一到章安就作出惊人之举:

故升茅屋梧(支)鼎而炊,主人见之,惊遽。炳笑不应。既而炊熟,屋无损异。又曾临水求渡,船人不和(许)之。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华表)恶其惑众,收杀之。人为立祠堂于永康(或作宁)。至今蚊蚋不能入也。<sup>[8]</sup>

台州故老相传,其尸溯流至桃渚白鹤山下而止,于是百姓为建祠庙。到了宋代,屡显“灵异”,朝廷于元丰七年(1084年)赐“灵康庙”额。从此,赵炳被累加封号,由仁济侯(1104年)而“显仁公”(1108年)而“灵顺王”(1113年),后又依次加上“显佐”(1122年)、“广惠”(1130年)、“善应”(1196年)等封号,不久改为“威烈”(1207年)。百年之中,频繁加封,可谓备受尊崇<sup>[9]</sup>。民间则尊之为“白鹤大帝”。从此,白鹤大帝信仰与王子晋信仰借白鹤合二为一,形成更加广泛的“鹤仙信仰”。

鹤仙信仰由天台山和临海传至台州各县,形成以浙东为重点,到处都有白鹤山、白鹤殿、白鹤庙等涉鹤实体和地名的文化现象<sup>[10]</sup>,并进而传至温州、丽水等全省各地,乃至大江南北。其中天台除了东吴时始建的鸣鹤观中有王乔仙坛、太子庵、吹笙台等建筑外,县西七里有宣和六年(1124年)建的真君庙奉祀王子晋;十六里有传为王乔控鹤的鹤峰;城北飞鹤山抱素道院和神迹石庙,分别奉王子晋、赵炳;还有城内的树德庙、跃龙亭、屯桥的百祥庙、关岭的侯王庙,西乡新屋王忠心庙,均奉有白鹤大帝。欢岙岙岩庙,为建于宋宣和三年的灵

康行祠,兼祀太平乡主。而且北山处处祀之<sup>[11]</sup>。另有三处乡镇以白鹤殿、望鹤楼得名。始建于隋的白云庵,则与国清寺一样奉王子晋为伽蓝。临海城内天庆观,原名白鹤观,有元应善利真人祠,祀王子晋;观东有灵康行祠,宣和三年建,祀白鹤大帝;龙顾山相传为三茅真君驾鹤飞升处;巾山则有华胥驾鹤飞升时遗巾处。城东桃渚金鸡山麓共有4座白鹤庙;城西双港有白鹤岭,河头前山有白鹤殿。另据《赤城志》卷三五载,汉“郡人徐公(知)居山炼御,功成,以铁锥刺穴,有白鹤从石鼓飞出,驾之上升”。其山遂得名白鹤山,并有赵炳“剑岩”遗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乐清盖以王子晋吹箫名也”<sup>[12]</sup>。宁海县治在缙城,地处天台山东桐柏,而桐柏真人是在河南缙氏山修道成仙的,初唐设县时移山名作城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sup>[13]</sup>。青田县城青田山也因为古时白鹤在此栖息而别名大鹤山,有太鹤洞、丹井诸景,县城因此称为鹤城<sup>[14]</sup>。相传汉时有浮丘仙伯在溪边筑台垂钓,沐双鹤于溪,溪遂称沐鹤溪,溪东设镇,即名鹤溪镇<sup>[15]</sup>。这位浮丘仙伯其实就是在嵩山向王子晋传授道术的浮丘公。他擅长仙术和养鹤,著有《相鹤经》。

东瓯鹤仙信仰如此盛行,追根溯源,是东瓯鸟图腾和鸟神信仰的赓续。此说周琦先生《东瓯文化源流考》论之甚详,兹不赘述。其二,此地夙有“信鬼神,好淫祀”的民风<sup>[16]</sup>。其三,道教在东汉就已传入,洞天遍地,仙话屡兴。仅以台州、温州、丽水三地统计,道书十大洞天有其三,三十六洞天有其五,七十二福地有其十五,是全国118处总数的19.5%,占第一<sup>[17]</sup>。这一切都是滋育鹤仙信仰的沃土。

此外,王乔的传说还流行于河南缙氏山和山东平阴一带。后者的王乔是糅合了王子晋和汉代叶令王乔的故事。王乔在一个山洞里修行,名王乔洞。金代末年丘处机弟子从宝坻云游至此建立道观,传授道徒<sup>[18]</sup>。

### 三 鹤仙信仰古俗影响深远

在历史长河中,王子晋神仙信仰及鹤神信仰衍生为形形色色的民俗,凝化为世代使用的地名,甚至飘洋过海,融化到东瀛的社会生活中。

首先是祈雨。王子晋既为掌管吴越水火的佛道仙真,自然成为人们哀告求雨的尊神。如五代后梁福田寺(今万年寺)祈雨事:

时夏亢阳,主事僧来告:“将营罗汉斋,奈何园蔬枯悴!请阁梨为祈祷。”从礼曰:“但焚香于真君堂。”真君者,周灵王太子

……时主事向仙祠而咒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云起雨霏，三日而止。<sup>[19]</sup>

鉴于多次“灵验”，南宋绍兴七年（1140年），朝廷敕封王子晋为“善利广济真人”，其意不言而喻。绍兴九年（1139年）大旱，淳熙七年（1181年）四至九月大旱，翌年又旱，通军州事李汇和知府唐仲友在僧道设坛祈雨无效的情况下，先后亲至天台将王子晋神像迎至百里之外的郡城天庆观，祈祷天降甘霖<sup>[20]</sup>。

其二是庙会。一些大的宫观庙宇，往往要定期举行庙会。如天台屯桥小子王村百祥庙十年一次的“迎花人”庙会，由各保轮流主办。“带你屯桥相迎会，点心小菜放妹袋”成为一句民谚<sup>[21]</sup>。临海金鸡山明代始建的白鹤庙，也在每年正月举行庙会和迎灯赛会，同样是人山人海，来自临海和台州各地的信徒和商贩云集于此，不啻盛大的物资交流会。

其三是寿庆和丧俗。鹤，属于大型珍稀涉禽，寿命很长，历来被人们看作是灵异之鸟、吉祥之物，有“仙子”、“蓬莱羽士”等别称，又有“一品鸟”之誉。《太平广记》里收了很多凡人化鹤成仙飞天、神仙化鹤下凡度世，以及仙鹤助人飞升成仙的传说，说明古人认为鹤不仅有延年益寿、象征国泰民安的世俗性功能，还有羽化升天、导引成仙的出世性功能。于是民间以“鹤发童颜”形容年老体健、具有仙风道骨，悬《松鹤图》于中堂之上，以《鹤鹿同春》祝寿。道教徒称升仙为“羽化”，宫廷和民间则喻称寿尽天年者为“驾鹤西去”，这些都是鹤仙信仰影响的结果。《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夫人曾吟道：“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述与越同俗的吴国公主滕玉亡故时，“国人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嵊泗渔村出殡时，一般都要在灵柩顶上中端立一只白纸制作的仙鹤，鹤首仰天，俗呼“独鹤朝天”，也有子女多或殷富之户，竖五只白鹤，则呼“五鹤朝天”。有的还在寿材或灵柩两端预先刻上仙鹤祥云。天台一带，则将出殡时以材罩覆于棺材之上，饰以青松白鹤之类的习俗，归功于廉吏亲属：相传明代御史鲁穆死后，无力营葬，英宗得悉，传旨沿途州县搭孝棚迎灵。幸亏鲁夫人设计了材罩，想出这个既不忤旨，又免使灵柩暴露于天日之下的好办法，避免了劳民伤财<sup>[22]</sup>。

其四是民间传说。有关白鹤大帝的传说是很多的。相传宋高宗赵构南渡时，在章安（时属临海）被金兵追杀，逼至椒江边无路可退时，一庙宇内突

然杀出了一队兵将，打退金兵，赵构才得以脱险。但慌乱中赵构没顾及打听是何人助他脱险，只记得椒江边上有座白鹤庙。到了临安以后，宋高宗难忘那次经历，于是就封该庙内祀奉的赵炳为“灵显威烈昭德仁济王”，并下旨令浙东六郡广修白鹤庙。受封后的赵炳享受侯王待遇，着龙袍，坐龙椅，故民间称赵炳为“白鹤大帝”。丽水畲民有一则世代口传心授《白鹤大仙》的神话：古时畲民佛生仔找不到妻子，远处有位女子布妮仔则找不到丈夫。大仙得悉，飞身前来，为他们牵红线搭鹊桥，结为夫妻，过上幸福的生活。畲民由此而信仰起白鹤大仙。广东南雄的畲民则把新婚之夜在祠堂和洞房各摆设纸制的白鹤一对和禁捕白鹤作为祖训流传至今，可以佐证。

其五是民间舞蹈“跳仙鹤”。这种舞蹈流传在富阳场口一带。相传清乾隆时徐世楹以进士坐船到四川赴任。在钱江口遇到大浪，跪拜神佑。有大白鸟飞立桅杆之顶，船即平稳。至任所将《仙鹤图》供奉堂上。后人遂创造“跳仙鹤”舞蹈，以表达感激之情。每年正月十一至十八表演，元夜更是通宵达旦举行。表演前先礼神拜祖，所到之处须放鞭炮迎接，给仙鹤披红，主人作揖接入堂前。舞者身背鹤形道具，在梅花锣鼓的伴奏下，双手分别操纵鹤首与翅膀，使颈首转动自如，模拟鹤的各种姿态，“行进步”、“展翅啄食”、“转身”、“鞠躬”，并有飞身上桌的绝技。舞毕，主人作揖相送。家中跳一场舞，据说能保佑全家平安，六畜兴旺<sup>[23]</sup>。究其渊源，可以上溯至先秦吴越古俗。其时人们以“白鹤舞”用于丧葬祭祀，开后世仙鹤舞之先河。到了唐代，武则天希求除病健身和羽化成仙，也曾任命张易之、张昌宗为控鹤府内供奉，认同昌宗是王子晋后身，在缙山立升仙太子庙，患病时前往参拜，并命令昌宗“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sup>[24]</sup>。

其六是王子晋信仰传入日本。804年，日本高僧最澄入唐，赴天台山学习天台宗。翌年回国时带去王子晋信仰，与当地民族宗教神道结合，形成极具特色的“山王一实神道”，即“天台神道”。天台神道是以佛教天台宗空、假、中三谛圆融的教义为基础而建立的，同时还吸收了密教和中国道教的北斗七星的信仰，呈现出诸教各宗互相渗透吸收的态势。而且由于山王之本是释伽佛，“神佛同体”，在日本诸神体系中地位极高，故天台神道在僧俗中具有莫大的权威。日本历史上有比睿山延历寺依仗“山王七社”神威蹂躏帝都的记载：“只要稍有点事端，山门之徒就奉戴山王三社、七社，或祇园、



京极、北野的神輿逼迫朝廷”,1095~1177年80年间,“山王神輿进京共达九次之多”,直到朝廷满足其要求。明治维新后,实行“神佛分离”,神社神道成为国家神道。“二战”后,根据新的宗教法令,成为民间宗教<sup>[25]</sup>。

- [1]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44、918页;方春阳主编:《中国气功大成》,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207~209页;吕光荣主编:《中国气功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55、56页。
- [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8页。
- [3]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三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 [4][9]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徐三见点校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卷三十第425、433页。
- [5]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7册241页。
- [6][19]宋·释赞宁:《宋高僧传》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00页。
- [7]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九。
- [8]《后汉书》第一一八卷下。
- [10]据陈桥驿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浙江省地名委员会编《浙江省乡镇村名手册》(浙江

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和各有关地市县区志和地名志、宗教志。

- [11]阮元重订齐召南《天台山方外志要》卷四。
- [12]高益登:《乐清县名考释》。
- [13]童章回:《山海兼优话宁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217~218页;网上文章《缙城新考》。
- [14]《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 [15]《丽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1页。
- [16]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浙江总志》上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 [17]郑石平:《道教名山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403~409页。
- [18]王宗昱:《全真教和地方宗教之关系》,在2005年洪堡大学会议上发表,收入 Florian C. Reiter: *Purposes, 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 [20]宋·李弥纶:《元应善利广济真人祠记》;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十;唐仲友《善利广济真人祠记》;清·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十一。
- [21]徐永恩:《百祥庙迎花人》,中国艺术出版社2009年。
- [22]许尚枢:《天台山历代名人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 [23]《中国舞蹈志·浙江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 [24]《旧唐书》卷七八《二张传》。
- [25]许尚枢:《天台山的王乔信仰及其对东瀛的影响》,《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1。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airy Belief of Prince Jin in Eastern Ou: Also About the Belief on the Great Deity Baihe

XU Shang-shu

(Tiantai Social Science Federation, Tiantai, Zhejiang 317200)

Abstract: Wang Qiao legends originated in the South and returned to Yue area after being replaced by Heluo legends of Prince Jin for many years. Thus Mt. Tiantai became the birthplace of the belief of Prince Jin. It integrated with the religion of the Great Deity Baihe (crane) in Taizhou, developed to be "He Xian (Fairy-Crane) Belief" and widely spread in East Ou area. It even derived a variety of folk beliefs and spread far to Japan.

Key words: Eastern Ou; Prince Jin; Baihe (crane); folk religion; integration